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七

列傳

宋 五十一

王安石

雱

王安禮

王安國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過目不忘屬文動筆如飛見者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

陳相易邑人便之安石遂自以其術可行於天下其後

當國所措注皆本於此

按宋名臣言行錄引晁以道論配享劄子謂安石熙寧初爲執

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

通判舒州文彥博爲

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
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
于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
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
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
以爲今天下財力困窮風俗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

先王之政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
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
治財無其道爾願監苟且因循之弊後安石當國其所
措注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
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
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
日閤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
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

誥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宋人動輒奏辭某官惡習
相仍不復知有致身大義安石新進小臣乃齎敕就

付堅拒不已甚且避之于廁不恭實甚迨徑除制誥遂
不更辭則其狡黠邀榮心事畢露乃仁宗與在廷諸臣
方且想望丰采惟恐其不就何其慎也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

有少年鬪鶡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
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駮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
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
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
詔放安石罪當詣閤門謝安石不肯御史舉奏之置不
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語皆
侵執政終英宗世召不赴神宗在藩邸韓維爲太子庶

子薦安石自代甫卽位命知江甯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如何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離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斷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以爲合從謀殺減二

等論帝從安石說遂著爲令二年拜參知政事上問卿

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

帝以爲然于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

伏讀通鑑輯覽御批什一而稅

方冊可徵而謂之古非特什一是知聚斂之臣必恃覆
邦之利口遂巧說以亂經而無所忌憚至剝民財以增
利祿欲使人知自重可以省刑尤爲謬見不思墨吏之
所以病民者以其貪得無厭也卽加之祿其貪猶是及
其旣犯而繩之以法庶幾懲一儆百乃豫竭萬姓之膏
以充百司之橐何異畏猛虎之噬人而先剝肉以啖之
乎

令判知樞密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

預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

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

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
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
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
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
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

伏讀

通鑑輯覽

御批保甲本周禮比閭遺意使民自相

友助以收詰姦禁盜之益有司徧籍考稽期無懈弛曠

廢而已若督責過嚴人皆畏其束縛煩苦則非所以保

民而適以厲民且復授之弓弩教之戰陣驅飲食耕鑿

之倫使日從事于擊刺其爲輟耒舍業者不少矣柔悞

者旣無適於用桀驁者或因而橫行尤無益而有損是

又泥寓兵于農之法而未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

達乎古今異宜之故也

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
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
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
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
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
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
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
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
均定稅數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張時泰廣義謂方
田均稅在神宗諸政中猶爲彼善於此所見

似是而非不知五方土性不齊所產亦異豈能強而同之則壤成賦止期無悖於十一而止必欲方量均額令佐履畝周行農氓已不勝其擾且自方帳以下多立科條尤爲煩瑣無當民間未得均賦之利已受更張之害善爲政者必不出此也

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于臨洺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

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異

辭謝

伏讀通鑑輯覽何政體卽安石果正人猶尙不可而況不正乎嘗

御批安石抗章神宗異謝成

謂神宗之信安石有若病狂此亦宋室治亂安危之所關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至趙抃素稱骨鯁寧不知新法病民何未聞出一言以救正及神宗因韓琦奏諭罷青苗機有可乘并仍請俟安石之出是誠何心迨後悔恨求去所謂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

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

且曰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此所以

紛紛也帝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

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

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知潁州言者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于惠卿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有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尙或紛然驚異況于二十萬戶百

金定錄卷三
姓固有蠢愚爲人所惑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耶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鯀靈臺郎尤瑛言

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黥隸英州唐垌本以安石
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安石專作威福及曾布等表
裏擅權凡六十事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
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
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闕其奏出彥
博守魏禮部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遷
僖祖于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七年春天下久旱飢民
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
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

事以應之帝曰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侂所爲爾臣未之聞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尙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

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
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寔欲自得政忌安石復
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
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
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
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
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
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
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

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
孛而其在位一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
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
下傳會豈無偶合今星工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
誤尤不可知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
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
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
不悅退而屬疾卧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帝素
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